

謝直君著

仙城奇案

下冊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儂城奇案目錄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味來歷羣僧戲癡人 | 得尺書深宵驚異夢 |
| 第二回 | 喜重逢開尊談往事 | 慮不測舉產託良朋 |
| 第三回 | 舊馬房碧血染霜鋒 | 光孝寺金錢爭羽化 |
| 第四回 | 刳積威榴裙甘下拜 | 返故我幻夢復成烟 |
| 第五回 | 覲遺產長舌建奇謀 | 貪橫財醫生遭煽惑 |
| 第六回 | 覩屍骸醫生驚破膽 | 跟踪跡奸僧喜奇逢 |
| 第七回 | 一封書酷吏陷良民 | 三字冤律師揮辯舌 |
| 第八回 | 佈狡謀誑訛欺醫士 | 遇孤女倩影遇湘娥 |
| 第九回 | 震轟雷一霎驚癡魂 | 索返璧片言折悍婦 |
| 第十回 | 野鴛鴦花前雙濺血 | 眞冤孽海底共捐生 |

俠義
小說

倭城奇案卷下

第六回

觀屍骸。醫生驚破膽。跟蹤跡。外僧喜奇逢。

話說胡律師和麥倫二人進了六十六號屋內。爲怎麼會嚇得魂飛天外呢。不消說是瞧見了周春圃的屍體了。原來二人剛跨進了月洞門兒。就瞧見了血淋淋的一個屍體。臥在廳裏屏風下邊。胡律師不消說是嚇得渾身亂戰。那同類的麥倫。更是三魂走了兩魂。七魄散去六魄。骨軟筋酥了一會。想返身逃走。時一雙足像有千鈞重。再也拔不動。到底是胡律師膽子大些。忙將麥倫一把拉住。悄悄兒的說道。我們別忙。既然來此。總得瞧個明白。要出去時。須消消停停的出去。若慌慌張張的。獨自個闖將出去。被人家瞧見了。可就不妙了。麥倫戰兢兢的道。我是不來的。你偏要我來。如今可不是惹下禍事來了。胡律

師冷笑道。你就抱怨我。也來不及了。你若害怕。只管站着。若想冒昧出去。那我就保不住你惹禍不惹禍了。話方說完。聽得外邊一陣腳步響。二人面面相覷。不敢則聲。霎時。聽得有人敲門。越發嚇得面如土色。麥倫口裏的牙齒。成對兒相擊。心上說。今兒坎爲水的卦。真真凶得很。這回定要吃大虧的了。胡律師雖也慌了手脚。却強自鎮定。傾耳一聽。又沒有敲門聲息了。暗暗稱怪。因搖手教麥倫且站着。自己便悄悄趨將出去。麥倫那還敢獨自個在裏面站。也悄悄趨出來。胡律師早在門內瞧見張明信片兒。方知道纔來的是個郵差。因敲門沒有人答應。所以從門縫裏面投進來的。胡律師且不去拾那張明信片。忙將門嚴嚴拴好。麥倫瞪着眼低聲問。這是甚麼意思。胡律師攜着麥倫的手。重進月洞門來。方對他說道。非是怎的。不過我恐怕外面的人。闖了進來。麥倫着急道。你這人真奇。到底打甚麼主意。難道專一喜歡與鬼爲鄰麼。胡律師知道麥倫最

是個膽小如鷄的。便嚇他道。我是房東。原有權利進這屋子。就被人碰見。也未必犯甚麼嫌疑。受人家嫌疑的。止有你一個人。只管囁囁呢呢。你要冒險闖出去。我祇好由你自去。倘或闖見了甚麼人。因而遭人家嫌疑。那時可悔之晚矣。了。麥倫聽了。雖然氣得幾根疎疎落落的耗子鬚。直豎起來。只是履此危巢。却也奈何胡謔不得。胡律師見麥倫不言語。知道被自己恐嚇住了。也不再睬他。這纔攪到廳裏去。瞧那屍首怎樣。原來胡律師這人。膽子雖然不大。他的見識。却遠在麥倫之上。纔瞧見屍首時候。雖是吃了一驚。此時立定主意。要瞧個明白。再不懼怯。當下走將前去。只見臥在屏風下邊的屍體。面孔朝天。雙手握拳。露爪。要抓甚麼似的神情。極慘。身的前後左右。盡是血跡。一件佛蘭絨西式襯衣。和下邊一條洋褲。全被血跡染得爛斑成紋。面色淡黑。一見就知道是久在外洋。受盡風吹日炙的人。胡律師瞧罷。暗忖道。這人必然是陳瑞亭說的那在

外洋廣有財產的周春圃了。只爲何纔遷進這屋裏來。就遭人家殺害呢。難道陳瑞亭就是兇手麼。正想時。麥倫跨在門邊。也不時偷觀胡律師在廳裏幹些甚麼。只一瞧見那血影模糊的屍首。又不禁心裏突突亂跳。站的不耐煩。因冷笑。了兩聲道。你這大律師。相驗屍首也算穀了。快些和我一塊兒去罷。這屋裏氣味。我委實有些聞不慣。胡律師心下還想進裏面瞧瞧。無奈麥倫催促。只索罷了。便道。別忙的這個樣兒。一頭說。一頭早離了客廳。卽同麥倫往外邊走。來到門傍。胡律師將剛纔郵差從門縫裏投進來的明信片。拾起來一瞧。只見一面寫着城內花塔街舊馬房六十六號周春圃君收。一面却歪歪斜斜的有兩行字道。

得片知君方自遠歸甚以爲慰容當趨候先此頌安不一 弟黃碧生上
胡律師看完。悄悄的問麥倫道。黃碧生這人。你認得他麼。麥倫搖頭說。並不認

得。胡律師因將那明信片。依舊掉在地上。往門縫裏一張。又傾耳一聽。諒外間並沒甚人。急忙拔開門栓。開了門。和麥倫往外邊來。隨手將門帶上。麥倫就想從中間一條石路闖出破門外去。胡律師忙一把拉住。教他須往右邊空地上走。這當兒。胡律師腳底下。却踏着一幅信箋。見是有字的。忙低頭拾將起來。揣在懷裏。跑到牆根下來。和麥倫頻頻探頭探腦的往外邊望。見外邊街上並沒行人。方纔安心出去。離了舊馬房。飛也似的跑回光孝寺街來。麥倫只顧脫離虎穴。也無心到光孝寺去抽烟了。誰知二人在破門口探頭探腦的當兒。恰也有個人躲在街口石牌坊的柱子下邊。向着破屋門口。眼不轉睛的望。胡律師和麥倫那裏知道。那人從後面望着二人的後影。不卽不離的跟着。一直跟到寺後。眼睜睜的望了二人進了胡律師事務所裏。還在近傍站在僻靜地方。探聽消息呢。你道那人是誰。是個偵探麼。是不是。看官看到下邊。自然明白。如

今暫且按下慢表。且說胡律師和麥倫回到事務所內客廳中坐下。喘息不定。麥氏走過來。見他哥子顏色慘白。胡律師神情也極張皇。好生詫異。忙問怎麼樣了。你們到舊馬房去。會了那個周春圃麼。麥倫忙搖手說。你還提這個人呢。我今兒不會給他嚇死了。麥氏越發詫異。忙又問到底怎麼樣。爲何要被嚇死。胡律師笑說道。會是會了一個。只不是生的。却是個死的。因把剛纔和麥倫推門進去。瞧見一個死屍。血淋淋的臥在屏風下的情形。告訴過麥氏知道。麥氏聽了。嚇得魂不附體。忙說。真有一此事麼。胡律師道。怎麼不真。只不知道那人就是來租我們的房子的不是。麥氏急問死者的衣飾面貌怎麼樣。教胡律師快說出來。看與那天來的周春圃對不對。胡律師道。面貌呢。因血影模糊。我倒沒有看真。只覺得神情極慘。面色是微黑的。身上穿的衣服。全是西裝。說到這裏。因指麥倫說道。爲的是他催得緊。所以沒有將裏面的情形瞧個明白。就回

來了。麥氏尙未答言。麥倫嚷說道。今兒的事。你還好說我呢。幾乎不曾被你們弄成了個殺人重罪。這些地方。你們竟敢叫我去。多管是一條藤兒坑陷我。胡律師夫婦。聽了這話。好有氣。忙齊說道。這些事。今兒我們也全不知道的。自家親戚。那有故意坑陷的道理。你說的話。太過不近情理了。那麥倫的女兒巧姐。正站在屏風後邊。聽得他父親和姑母姑丈爭鬧。忙趑將出來。笑說道。姑母姑丈。不要生氣。爹爹也別自驚自擾。依我想。這等意外的事情。碰着了。大家總得出個主意。商個辦法。若先自騰鑼打鼓的鬧起來。鬧破了。這些事可不是要的第一。就於姑丈家很有妨礙。麥氏聽說。忙稱讚道。到底是我姪女心裏明白。說出來的話。教人欽敬。你們一味大驚小怪。倘或鬧得四隣皆知。可怎麼樣。就連哥哥曾經同去。也未必脫得干係。枉說是男子漢。反不如小妮子了。麥倫聽了。又道。罷罷。你們的事。我原不大喜歡預聞的。不過是被老妹丈強拉着同行。又

沒有幫着誰謀財害命。就說要脫不得干係。難道和你們有瓜葛的人。便甚麼事都有連帶關係麼。麥氏聽得謀財害命四字。臉都氣黃了。若在平日。麥氏早跳將起來。和他哥子噪罵一場。只今兒的事。萬不能大呼小叫。和人家廝鬧。真個喚做啞子吃黃連。說不出苦來。胡律師起先原惱麥倫信口胡說。今聽了這一席話。知道麥倫罵他謀財害命。更是瞪着眼。粗了筋。氣的話也說不出來。巧姐兒在傍瞧見這個形景。知道他姑丈姑母。惱怒極了。忙婉勸他父親道。今兒的身體。到底怎樣。大家還沒摸到頭腦。總得先問個明白。別就先鬧糟了。說着。又向麥氏道。剛纔姑丈說的那個屍首。他那衣飾面貌。到底和前回來租房子的。人對不對。麥氏道。說來像是很像的。只我沒有親眼看見。那能確斷。巧姐兒道。既這樣說。大約那死的。必是來這裏租房子的周春圃了。只那人爲怎麼纔搬進去。就遭害呢。真是件怪事。況且他姓名又與證書上的相同。我說句冒昧。

話。目下姑丈地位。不免有些易受嫌疑。第一。就要將證書一層。暫且藏着。不必對人提及。第二。那些地方。實在危險。雖說是自己的房屋。到底遠避爲上。胡律師聽了。便道。你這話很有見地。我也是這樣想。麥倫道。不論怎樣。今天你和我商量的。要教巧姐去襲人家遺產一層。這事總暫作罷論。剛纔從那屋裏跑出街上。並沒碰見甚人。總算是萬分天幸。如今我就要和巧姐回去。請你給我喚兩乘轎子好罷。胡律師聽了。不言語。雙眼望着麥氏。似乎要請太太示下的意思。麥氏知道他哥子素性。有利則趨。有害則避。諒難留住他。便說。你老人家要去。可先回去。只巧姪女是罕來我這裏的。今兒且逛半天再去罷。麥倫連忙搖手說。不必。不必。我家裏實在忙的很。一刻都少他不得。你們都是知道的。何必講客氣話。麥氏聽說。只得罷了。纔命胡律師去叫轎子來。須臾兩乘轎子來了。麥倫父女登轎自去。不在話下。胡律師送客回來。想起白賠轎錢。請得麥倫父

女來毫無結果。十分懊喪。麥氏便對他丈夫道。這事如今可怎麼處。我哥子不答應。還不打緊。自己的屋裏。又出了命案。我想莫非就是那陳瑞亭將周春圃殺了。奪了他東西來嫁禍我們麼。胡律師心裏也未嘗不是這樣想。只他爲人原最是貪心的。凡事多圖目前之利。那裏計及日後之害。因說道。那周春圃無論是被誰所害。於我們斷沒關係的。至於陳瑞亭那人和我素不謀面。今兒纔初次相識。無冤無仇。他爲何要嫁禍於我。麥氏道。你和他既非素識。竟肯將那些重要東西託過你。所以可疑。胡律師道。你有所不知。他那人絕像一個有心病的人。默頭默腦。又兼我說了一大篇話。騙得他十分相信。而且極崇拜我。所以甚麼東西。都拿來交給我替他收管。麥氏道。他既是個有心病的。你和他往來。更是危險非常。胡律師道。並無危險。你不用鯁鯁過慮。我們業律師的。代人保管財產。乃職務所當然。無論是那一種財產。拿到我這裏來。都應該替他們

保管。人家斷不駭怪的。況且還有一層。今早那陳瑞亭託我時候。我並沒寫回甚麼收據給他。不要說傍人對於我不便過問。就陳瑞亭如今回來。想將那些東西要回去。我亦儘可推宕。麥氏道。既要賴他。總須先將銀物藏匿起來才好。胡律師道。這個自然。我將東西藏過了。無憑無據。他那能向我要回去。你想想。若有甚麼可以藏匿那些東西地方。只管給我藏匿起來。麥氏低頭想了想。因低聲說道。我想要藏匿東西房裏的馬桶下邊。就好。因那下邊有塊坭磚。很是鬆動。取磚甚爲容易。將磚取起來。後挖去下邊沙土。就好藏東西了。胡律師聽說。喜之不迭。忙說。藏在這些所在。沒有再穩固的了。就是強盜進來。那馬桶那等腌臢東西。也斷然不去動他。只藏的時候。須將東西封得嚴密。別受了潮濕。麥氏道。這個自然。那些東西也沒好多。我將油紙包好。然後再盛在一個小洋鐵盒裏。頭封得嚴密。斷然不怕濕氣。目下家裏要用的錢。尚有總別動他分。

毫等過三月兩月。沒有甚麼風波。那時橫豎是我們東西再拿出來用。不遲胡律師聽了。點頭稱是。心下暗喜。太太贊成他的行動。便說。那你就去幹罷。麥氏答應着。自去埋藏銀物。不在話下。這裏胡律師獨自個想起今兒的事。十分離奇。自言自語道。若說是白頭怪人謀財害命呢。只他謀得了財。應該高飛遠引。就今晨來我這裏時候。趁了往香港的輪船火車逃去。也就不易捕他了。何必巴巴兒的將贓物交我收藏。況且那人也不像是殺人的兇犯。若說白頭怪人並沒謀財害命。只那個被害的周春圃。明明和財產證書上的姓名相同。你想世上那有這等湊巧的事。難道竟是另一個人麼。胡律師越想越不得主意。覺得恹恹迷離。如在五里霧中。一會。驀地想起。剛纔在六十六號屋外拾了幅信子。尚在懷中。何不取出來瞧瞧。或者有些端倪。因忙取出展開一讀。只見劈頭某某仁兄閣下幾個字。已經沒有了。玩其破爛形迹。知道是被鞋底踏損了的。

還有幾處。也有點子破爛。幸虧字尙可辨。胡律師瞧完信子。不禁吃了一驚。你道爲何。原來這封信子。正是周春圃寄給歆陳的。昨夜黃碧生奪了過來。走到六十六號屋外時候。因天黑不辨門牌。摸索衣囊中洋火時。遺落下來的。如今被胡律師拾來展讀。所以吃驚。當下胡律師暗自思忖道。看這封信子口氣。這周春圃是在外洋掙了好些錢回來。與那陳瑞亭口裏的周春圃。竟是一而二。二而一。并非有兩個人了。胡律師想到這裏。心中越發委決不下。忽地又想剛纔在六十六號屋內。因被麥倫那廝催促着。匆匆回來。所以甚麼東西。那沒瞧見。連死屍的面貌。都沒瞧個明白。如今何不再去瞧瞧兒。那裏地方最是僻靜。況且我又是房東。索性瞧個明白。或者更能撈些意外東西。橫豎再冒個險。諒就撞見人。也不致受甚嫌疑的。主意想定。也不稟承閫令。卽時出外。向著舊馬房那邊而去。也是合該有事。那躲在胡律師事務所傍近的黃碧生。便就跟着

前去。胡律師那裏知道。暫且按下胡律師這邊慢表。且等著將昨夜黃碧生從六十六號屋裏倉皇逃回後情形補敘一番。原來碧生跑出大街上，恰好碰着一乘出城的轎子。碧生僱了坐着回去。那轎子跑得異常之快。碧生回到公館。天尚未明。進了四姨太何氏房裏。心頭尙兀自跳躍不住。掀開帳子一瞧。何氏睡得香夢沉酣。碧生好不喜歡。將燈剔亮。照見長衫上面渾是血污。急忙打開自己平日收貯契據要件的一個箱子。將長衫藏過。又將燈細照自己全身。只見裏衣和脚下的鞋襪都還乾淨。就只手上有些血跡。洗過了手。鎖好箱子。恰好何氏醒來。忙問是誰。碧生道：「幸虧是我。怎麼你的房門並不拴。要是有人賊進來。房裏的東西可不都偷光了麼？」何氏笑道：「我和三姨太等幾個人頑牌頑到兩點多鐘。回到房裏。想這個時候。你總應該回來了。原打算待你回來纔睡覺的。誰知躺在牀上。一闔上目就睡着了。此刻是甚麼時候了？」大約還是三

點多鐘罷。碧生道。天發亮了。你還說是三點多鐘呢。說着。摸出洋火來吸煙時。覺得春圍給獸陳的那封信子。竟沒有了。在甚麼地方丟的。却想不起來。只因信上寫的不是自己的名。諒丟了也無妨礙。猛地裏。想起自己何不寫個信子去。倒可以迷晦自己的犯罪蹤跡。想定主意。即時提筆寫了張明信片兒。覺得精神十分倦怠。何氏又催他歇息。只得吩咐何氏。天亮了就教人將這片兒拿出去寄。何氏答應着。這纔上牀略歪一歪。雖然朦朦朧朧睡去。霎時又被惡夢驚醒。弄得心神異樣不安。連何氏都被他擾的睡不着了。天色大亮。碧生忙着起身。何氏伺候他盥沐過。便往獸陳房裏來。誰知掀開帳子一瞧。獸陳杳同黃鶴。房裏頭竟是個空空如也。碧生大吃一驚。還當他是解手去了。等了會兒。並不回來。問問家下人。也不知道那裏去了。都說一早沒有他蹤影。碧生纔明白。獸陳是昨夜夜裏去的。心內止不住突突亂跳。暗自尋思道。原來這厮竟私自